

雷恩娜

著

鬼

M

妻

她是徘徊河岸的早逝红颜
他是掌管生死簿的文判官
两人有如云泥之差，注定有缘无分

花季小说丛书

第一辑

主编·珠雅

雷恩娜

著

鬼妻

花季小说第一辑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鬼妻/雷恩娜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03. 2

(花季小说丛书/珠雅主编)

ISBN 7 - 225 - 02277 - 6

I. 鬼... II. 雷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1855 号

1954
花季小说丛书 (第一辑)

主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马欧治 凌 云

封面设计: 杨 丹

出版发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
邮政编码: 810001

电 话: (0971)6143426(总编室)

印 刷: 上海铁路局上海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64

印 张: 144

字 数: 380 万

版 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2000

书 号: ISBN7 - 225 - 02277 - 6/I · 440

定 价: 216.00 元(共 48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 也有明心寄阿谁

寂寞,似乎是无所不在的。

小河缓缓流动,月牙儿倒映在上头,摇曳着弯弯的曲线。

仿若在笑。她想。

斜倚着柏杨树的身躯微往前探,柔若无骨的手撩拨着流水,这渗凉的空气、渗凉的水,与自己的体温相同,怔怔望着河中水,以前,很久很久的前,它们会穿透她的掌心五指,顺畅地向前流去,可如今,她竟有了形体,掌心能掬起一捧清澈的水。

那对眼仍是瞧着,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河面,不知在端详什么,但绝对、绝对不是就着微弱月光打量着自个儿的脸蛋,因为,仅除了眉似的月娘,河面上没有人的倒影。

她是不该存在的,没有温暖的躯体,她只是一缕幽魂,又为什么,她会有那么清晰而善感的心绪?不懂呵……

莫非久在阳世徘徊,沾染了人气,多少,有点儿像世

间人了？

她恍惚思索、恍惚地笑，不远处几户人家临水而居，小院内传来狗吠声，还有女人高亢的叫骂，语调清亮精神，炒热冷淡的夜，打破原本的静寂。

“小豆子！你这短命赖皮脱兔儿，咱叫你收了晾竿上的十串香肠，这会儿就剩着九串，还一条呢？藏去哪儿啦？”忽听到杀猪似的哀叫，小豆子肯定又被扭耳朵了。

“你给咱过来！你这不蒸不烂不煮不熟不捶不扁不炒不爆的臭豆子，给咱讲清楚啦！香肠呢？”

“哎哎哎……疼、疼啊——娘、娘，香肠不是豆子拿的，太阳下山时，它们就变成九串了，我也不知道——”声音像在吸气，“哎哎哎……疼、疼，轻点儿轻点儿啦——再拧，豆子要假豆变真豆，没了耳朵，光溜溜一颗头。”

“还有嘴撒赖！难不成香肠自个儿会飞，噗噗噗就飞走了？还是山里来了虎精蛇怪噗地跳上晾竿叼走了？哼！他们有胆子来，还得瞧咱肯不肯放他们回去！”她愈说愈精神、愈骂愈活力。

“娘、娘，对！被叼走的，肯定是，哎哎哎！这会儿你拧错人啦！痛啦！”

“哟——你猴子啊？给个竿子就顺着往上爬！”

“不是我、不是我！你问黑头啦！”

忽然一片安静，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果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小院里爆发出更响亮的叫骂，夹杂狗儿的哀鸣，好不凄惨。

“臭黑头死黑头！有嘴巴吃没屁眼拉屎！老娘哪儿对不起你，要你看门，你倒好，把咱辛辛苦苦灌的大香肠给吞啦！养着你做什么？好吃懒做的家伙，干脆卖给老李做香肉，还能挣几个子儿！”没有虎精蛇怪，倒有只馋嘴的老狗，监守自盗，防不胜防。

“啊呜……啊呜呜……汪汪，呜呜……”狗耳被拽着，听到“香肉”两字，它发出又凄凉又可恨的哀号，以博取同情。

“娘，小声点啦！桂花和棒头他们两家又点灯了，肯定是教你吵了。”男孩说得莫可奈何。

意识到吵了邻家，她稍作收敛，但天性使然，压低的音量仍让人听得一清二楚，气呼呼的。“咱大声嫂说话就是大声，天生嗓门大，方圆百里谁人不知？”

“是是。娘说话是响了点儿，心地可是一等一的好。”小豆子精灵性子，跟着卖乖赔小心，又说了好些安抚的话，一场香肠风波稍见平息。

过了会儿，就听大声嫂骂着：“去！你这只癞痢黑心肝的，今晚不准睡在院子里，到外头吹夜风，好好想想。”

往后再贪嘴，咱真把你送给老李！去去！”

“呜呜……啊呜呜……”

“少装可怜，老娘不吃这套！”接着是关门落锁的声音，还听见她喊着：“豆子，脚洗干净再上床，弄脏咱新铺的被单，老娘打断你的狗腿。”

豆子家的灯终于熄了，桂花和棒头两家的灯也跟着熄了，夜恢复平静，只有虫声蛙鸣和小河的低吟。

过没多久，一只动物垂头丧气、四脚缓缓地踱至小河边，喉中发出呼噜噜的呜呜，好似很不得志。蓦地，它仿佛察觉了什么，呜音一顿，四脚停住，一颗大黑头抬将起来，两颗骨碌碌的眼瞪向柏杨树这方。

“黑头，又被赶出来啦？”她对它笑，微弯的唇角是温柔而亲切的。

识得熟面孔，因突生警戒而竖立的皮毛放松下来，它委屈地摇摇黑头颅，动了动耳朵，然后老牛拉车似的踱到她身旁，“咚”的一声趴了下来，黑狗头就搁在两只前脚上，对着河中映月百般委屈地低鸣。

“好啦，谁教你贪吃。”

冷冷的指尖顺着它的头毛，大声嫂骂它癞痢，其实狗儿颈部以下是奶白色的毛，虽非光华似锦，也差不到哪儿去，尤其一颗狗头，黑得乌亮乌亮的，名字取得刚刚好。

“唉，大声嫂一家孤儿寡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日就帮人家做些香肠腊肉贴补家用、供小豆子上学堂，你吃了一大条，她当然心疼。”

“呜呜……”好像在自我反省，那黑滚滚的眼有了愧色。

见状，她好笑地轻摇螭首。“好啦，别难过了，明儿个天一亮，大声嫂气早消了，可没空闲来同你计较。”大声嫂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雷声大、雨点小，这方圆百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更何况她在河流水岸已飘荡无数个年。

身后有声响，她和黑头同时转首，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，他仅着中衣，裤子是随意套上的，前后还弄反了面。

“黑头，你在这儿。”小豆子蹑手蹑脚走来，手中抱着一大团高过头顶的干稻草，那模样很滑稽。好不容易来到黑头身边，才要开口，却连打三个喷嚏，寒毛没来由竖了起来，“唔唔，今晚怎么这么冷？”他自言自语，东看看又西瞧瞧，昏暗中什么也没有，甩开莫名的感觉，他将稻草铺叠成窝。

“你睡在干草堆里就不那么冷了，明儿个娘不气了，豆子再带你回家。听话，快睡，我也要去睡啦。”他压低音量，拍拍狗儿的黑头颅，才又偷偷摸摸地溜回去，一路

上不住地搓揉两臂，无意识地打颤。“冷……好、好冷……”才初秋，没道理冻成这副德行，他加快步伐，只想躲进温暖的被窝。

“呜呜——”黑头起身移动位置，趴在干草堆上，鼻子嗅了嗅味道，它发出满足的呼噜声，黑脸一顿又搁在脚上，摆好标准的人睡姿态。

“唉……你真好。”有人关心着，真好。

她也曾享受过那样的感情，体会过亲人给予的温暖关怀，该是好久好久的从前，久到已记不清亲人的容颜，久到一个朝代换过一个朝代，久到这河岸人家来来去去、生生死死，尽在她的眼中。

她不怕这样虚无的飘荡，只是有些倦了，有些寂寞了。

“黑头，你知道吗？”她一个人自言自语着，手抚着老狗，“秋娘的家人替她招了门亲，那男人拾走了写着她生辰八字的红纸和一块鸳鸯玉，她娘亲还掷筊问她心意，秋娘自个儿也答应了。”她学着黑头，将下颌搁在弓起的双膝上，缓缓道出今夜为何消沉又惆怅的原因。

“黑头……往后，我又是单独一个了。”

其实，她一直是单独一个，在偶然之下才与那个名唤秋娘的小姑娘相遇。

秋娘是病死的，芳龄二八便香消玉殒，因生前未许

人家，亲人将她安置在祖宗祠堂旁的小小庙坛，如今已过两年，等待轮回仍是遥遥无期，又无法受宗族供奉，孤零零的无所依从，才会向亲人托梦，想寻一段冥婚。

黑头静静睨着她，眼皮有些沉，欲振乏力，鼻头发出一丝丝的呼噜声响。

她静谧莞尔，为自己的感伤觉得好笑。

“魂魄也能有自个儿的姻缘吗？”没谁能为她解答，这是一道好难好难的问题。

“若有，我可不可能也求一个？”

情爱，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她生前不懂，如今不懂，从来，就不曾懂。她咬唇想着，然后慢慢地解下腰带上的串铃儿，当她由黑暗的混沌中走来，意识到自己是一抹幽魂时，这串铃儿就一直系在腰间，是她生前最爱的饰物。

应该是最爱的，要不，她不会带着它穿过阴阳的界线，应该是吧……唉，她有些记不得了，有好多好多的事，她都记不得了。

可不可能有一天，她也记不得自己了，忘记自己的名和姓，只是固执地在这人世飘游，如无根浮萍、风中柳絮，没有方向亦不懂存在的目的，没谁知道她，连她也不知道自己，可不可能，会有这么一天？

激灵灵地打颤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惊惧。

“只求一个，我……只求一个……”她合手包住串铃儿，垂着眼眉低低喃着，对着夜空、对着月娘、对着满天星斗。直到风静了，草丛里的虫子睡了，岸边的蛙儿也歇息了，她才抬首，起身将一串铃系在柏杨树枝上。

串铃小巧精致，在她身上静无声响，就当她指尖放开它的刹那，那铃儿随着柏杨树枝颤颤动摇，竟流泻出清脆的音珠。

她微怔，幽幽的身魂伫立在寂夜中，下意识聆听着那可爱的声音，清灵灵的，有高有低又忽高忽低，她想，她是极爱这串铃子的，不管是生前，抑或如今。



又是清冷的夜。

这一晚，豆子家十分不平静。

不为香肠也不为腊肉，不是大声嫂也不是小豆子，而是黑头。

“臭黑头，癞痢短命的，你着了魔啦叫叫叫，还叫不累吗？”门咿呀地打开，大声嫂披着上衣，对住小院里那头朝黑暗处猛吠的狗骂着。“吵得人不安宁，咱拿根线把狗嘴给缝了，瞧你还叫不叫”

“呜唬……唬……”黑头稍稍收敛，又似极不甘心，仍对着外头低咆，前脚僵直，两个铜铃眼直勾勾瞪着。

“啊呜——唬唬——啊呜——”这一声叫得像吹法

螺，一呼百诺，邻近的狗皆有感应，登时吠声此起彼落，听得教人毛骨发寒。

大声嫂猛地打个冷颤，寒毛皆竖、头皮一阵麻冷，她咽了咽唾沫，东张西望了一番。“好啦！别叫了，臭黑头，你给咱进屋子里来！走走！”她赶着它，黑头不肯走，她只得抱住它的狗肚，费力地将它拖进屋中，门闩一落，终于清静了。

幽暗处阒黑莫辨的夜，树影重重，风吹拂而过，枝丫乱颤，影子交错起伏，这夜怪得出奇，虫不叫蛙不鸣，萤火虫不知飞去哪儿，就连流水也小心翼翼地滑动，渗冷的空气是诡谲、幽异又森严的。

静谧之中，细碎的声音在虚无中响起。

“文爷，您瞧见了，便是那个嗓门特大的泼妇，瞧瞧，连养出来的畜生吠声也特响亮。”那音调一转，又无奈又气愤，“生死簿上明写着今年五月得拘提她的魂魄，现下都过去三个多月啦，她还好生生活着，这事主子尚未知悉，若传开来，咱与底下小鬼都甬活了。”人“甬活”少条命，鬼“甬活”则魂飞魄散。

“为何难以拘提？这差事你与马大哥当了许多，还不曾有过失误。”随着略微低沉的男性嗓音，两个身影由无转为具体，从黑暗处走来。说话的人一身朴素白衫，面容清俊，眉眼尔雅细长，另一位有人的躯体，顶着却是

牛头。

那牛头急急又说：“唉，提老马做啥儿？连无常兄弟也吃了亏。一开始，咱按着上头命令派小鬼来提她的魂魄，那泼妇可厉害了，扬言要油炸小鬼，还滚了一锅火烫的油恭候着，吓得小鬼们连爬带滚地逃回。”

这事尽丢脸，简直颜面无光，他撇了撇硕大的唇，勉强道：“咱与老马听了，真真火冒三丈，两人亲自上阵要瞧对方是啥儿三头六臂。她合该要溺毙于河水中，那日，咱引着她到河边，老马拽着铁链候着，眼见就要大功告成，却无头无脑一阵犬吠，不止一只，而是成群结队，这方圆几里的狗全聚集了，那泼妇天不怕地不怕，回头又是霹雳连环骂，双脚原要往河走，却忙着赶狗，等狗散了，她也累了，回家倒头便睡。唉唉……”他皱眼，额头登时布满纹路，其实内心挺庆幸她把狗群赶走，要不，头可真疼了。不过这丢脸事，他是抵死不会道出的。

“无常兄弟听说更凄惨，老黑变成一根木头，想绊倒她，让她摔入水中淹死，却让她一脚踢飞出去，末了，她还将他拾了来，准备劈开当柴烧。而老白趁着那泼妇到河中拾螺时，化身为一粒特肥的螺，打算等她来拾，再教她脚步打滑上不了岸。可打算归打算，事前也想得周到，但每每到得紧要关头，那泼妇如有神助，总能化险为夷，结果老白真被她拾了去，险些入了油锅，炒成三杯螺

肉。”

白衫男子嘴角有一抹笑，事态虽说严重，听了过程，禁不住要笑。

“这可……稀罕了。”他斟酌字句，不想伤了牛头兄的尊严，毕竟，教一个拙妇整成如此，是件挺不光彩的事。他很难想象平时严肃的牛马两位以及无常兄弟惊慌失措的神情，暗暗思忖着，对这位大声嫂的兴味不由得浓了些。

“文爷，您别尽是笑，可得为大局想想法子。主子要人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，现下，她活跳跳的，不只活过五更天，还多活三个多月，唉唉……这事可难办了。”他哀声叹气的模样丑得“沉鱼落雁”、无谁能出其右。

“牛兄别急。”他踏在岸边，幽明的目光由大声嫂家的院落扫向邻近人家，视线默默移动，然后默默地调向河面，安稳地扯唇，“这事先交由小弟琢磨，该如何，我会想个法子。”

牛头闻言大喜，心中大石算是卸下一半。

“文爷肯出面那是最好不过，兄弟们欠您一分恩情。”他对他抱了抱拳，精神一振，“咱等静候佳音。”道完，他转入方才来处，黑暗模糊了身影，融入夜色当中。

天地中，惟留白影静静伫立，他鼻翼微动，轻嗅着周围空气，自然的花香草腥，树木与土壤的味道，有生人的

气息,也少不了精怪的腥膻。

他双目抬起,在黑幕中望向远处山林,知道有许多修行之体住隐其中,如此虔心修道,但求位列仙班,只要他们不扰生人、不坏天理轮回,他是无权多管的。

双手负于身后,风扬着他未扎束头、披散于肩的黑发,总觉得某处不对劲儿,却抓不出问题所在。

以往,千年的时空,他不曾有过这样不确定的感受,内心暗暗低笑,想象自己若也教那妇人整垮,那状况肯定好笑至极。

淡淡凝神,眉忽而一扬,半合的双眸陡睁,因耳际捕捉的一淙铃音,随风清脆谱曲,如团团的冰珠击地,相互撞击,荡在这幽幽然的夜。

颀长身形翩然半旋,已移形换位,他来到临水生长的柏杨树下,头朝铃音乍现的地方望去,见一串铃儿挂在枝丫,颤颤地动、轻轻地摆着,像姑娘家的酒窝。

不似人间有,更非天上来,音中有魂有魄,仿佛自有生命,正喃着什么。端详着、倾听着,终于,伸手解下那串引他兴趣的铃子。

他能知天地、识破古今,却不知姻缘从此而生。



入秋,夜总是冷清。

她来到柏杨树下,有些不可思议地瞧着,原系着串

铃的树丫空荡荡的。原来并非错觉。

昨夜她仿佛听到铃音，由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，潜心感应时，却又静寂无波，以为是心头搁了这件事儿，便无时无刻不着想。

可如今，她的串铃呢？到底在哪儿？又为何人取走？

正自思索，一只老狗来到身边，张嘴扯着她的裙摆。

“黑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她笑问，弯身想救回自个儿的裙摆。唉，连狗都咬得住她，瞧来，她身上的“人气”是愈来愈重了，变得人不人、鬼非鬼。

“放嘴啦！我想事情，你别闹。”

黑头还是固执地咬住，想将她往小院方向拖行。

“你到底——”她的话猛地截断，看见四个尖耳大肚的低层灵正跃过大声嫂家的院墙，“糟，是魑魅魍魉。”她一惊，身形飘然而去，移动时形体显得透明。

“嘘……”她朝黑头比个噤声的手势，怕打草惊蛇，因小鬼中就属魑魅魍魉最难缠，他们是有名的各自肚肠，灵层甚低，向来听命他人，容易受驱使，害人的招数层出不穷，只问结果，不择手段；但若控制得宜，又能成为得力的帮手。

她与黑头伏在窗下窥视，大声嫂和豆子睡得正香，屋内屋外均是漆黑一片。

四小鬼不交一语，入了屋便分头行动，一只倒光厨房大水缸的水，一只倒光脸盆里的水，一只放掉院外储水槽的水，一只则把屋中所有茶壶的茶水全倒了。

忙碌了会儿，四只小鬼聚在一块儿，咕咕笑道——“明几个，她非到河边提水不可。”

“是啊，煮饭、洗衣、喝茶、洗澡，总得用水，她一定得去提水。”

“她一去提水，我两手就往她腰后这么一推。”边说着，边摆出推人的动作。

“我再抓住她双手不教她爬起。”

“我蒙住她的嘴，嗓门再大也没法儿呼救。”

“那我就压住她背脊，让她想撑也撑不起来。”

“嘿嘿嘿，文爷心思未动，还没下指示，咱们便替他办得妥妥帖帖，他老人家知道了肯定欢喜，说不定将咱儿推荐给天师。”

四鬼又一阵怪笑，倏忽间已跳出窗门外，无声无息跃过院墙，不见影踪。她反应甚迅，在他们跳出时，身影缩向墙边转角，直到四周恢复平静，捂住自己嘴巴的小手才缓缓放了下来。

“差些儿教他们发现呢。”她喘了口气，对着黑头微笑。

“呜呜……”老狗摇着尾巴。